

戴小华的女性意识解读

An Interpretation of Dai Xiaohua's Female Consciousness

骆 秦*
(LUO Qin)

潘碧丝**
(FAN Pik Shy)

摘要

戴小华是马来西亚著名华人女作家，她的作品中之所以包含有大量描写女性生活状态、反映女性生存困境的内容，与她思想中固有的女性意识分不开，而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又与她的家庭、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在女性意识的驱使下，戴小华通过出任女性文学协会重要职位、主持有关女性主题讲座等方式表达了她对女性问题的强烈关注，进一步建构起了自己的女性身份。此外，她通过性别书写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女性意识，为当代女性冲破男权压制、重构性别秩序指明了方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戴小华、马华文学、女性意识、性别书写

Abstract

Dai Xiaohua is a famous Malaysian Chinese female writer. The reason why her works contain many descriptions of women's living conditions which reflects the plight of women's existence is inseparable from her inherent female consciousnes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her family, experience and the era in which she lived in. Driven by her female consciousness, Dai Xiaohua expresses her strong concern for women's issues by taking up important positions in women's literary associations and hosting lectures on women's themes, further constructing her own female identity. In addition, she has fully demonstrated her female consciousness through gender writing,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contemporary women to break through the patriarchal oppression and reconstruct the gender order, which is of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Dai Xiaohua, Mahua Literature, female consciousness, gender writing

* 骆 秦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s2013700@siswa.um.edu.my

** 潘碧丝博士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电邮地址：fanpikshy@um.edu.my

前言

戴小华是马来西亚著名华人女作家。她祖籍中国河北，生于台湾，后因婚姻关系移民马来西亚。从1986年步入文坛至今，戴小华已有24本专著、65本编著相继问世，作品多次被译为英、法、俄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从文三十多年来，戴小华笔耕不辍，曾荣获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众多文学奖项。作家身份外，戴小华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工作者，并曾多次出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协会、文化社团的重要职位，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马华文学，以及马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许多贡献。

作为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华文女作家之一，女性意识一直贯穿于戴小华的文学思想当中，成为她作品的重要表达。戴小华通过对自身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具体探讨，展现了女性在性别身份上的困境，成为她女性意识觉醒的开端。

一、戴小华女性意识的缘起

戴小华的作品中之所以包含有大量描写女性生活状态、反映女性生存困境的内容，与她思想中固有的女性意识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又与她的家庭、经历及她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家庭对女性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个人身份的认同、创作风格和主题的倾向以及对社会和文化的反应等；家庭不仅是她们创作的源泉，也是她们思考自我价值和人生选择的重要领域。文学创作的动力来源于作者的经验世界，而文学作品是作家个体生命体验的一种转换形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作家会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艺术化地呈现在作品中。（王毓卓，2017）戴小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的演讲或访谈中提及母亲对她的影响，也多次把她写入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可见其母对戴小华女性意识的形成起到了最初和最直接的作用。在纪实文学《忽如归》中，戴小华的母亲怀孕八次，数次因为生产危及生命；在评论《毕竟有声胜无声》中，母亲因为婚后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放在家庭与儿女身上，缺乏学识的同时思想也与社会脱节，跟丈夫也有了距离；在散文《最爱》中，母亲因戴小华生下女儿而流泪，因为害怕她重现自己过往岁月中的苦难和艰辛。在戴小华眼中，母亲是与她同时代妇女的象征，最先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让戴小华得以通过观照母亲那代女性的命运，冷静思考女性群体当下的处境与未来：

母亲就像与她生在同时代的妇女一样，正值动乱更替而倍尝辛苦，历经忧患。她讶异又欣慰着女儿的幸运，但是，亲爱的母亲，即使观念和时代渐渐地变了，妇女仍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所以当您落泪时，我的心仍会为您的泪所刺痛，但我所以忍住眼中的泪，是为了要更坚强，因为妇女命运的扭转，不是眼泪可以解决的。

（〈最爱〉页110）

戴小华向前审视“母亲们一代”妇女的困境，立足当代女性的实际遭遇，力图通过“自己一代”女性的努力，为“女儿们的一代”争取更好的未来。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妇女问题的火炼之中，只为“能对马来西亚妇女的今日和明日做一点绵薄的贡献”。（戴小华1990：3）在评论集《毕竟有声胜无声》（戴小华1990：3）的扉页，戴小华写下了自己的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而我的梦想就是：“期望将来我们的女儿，不管她们想扮演什么角色，不会再有我们这一代妇女曾有过的罪恶感、压力、痛苦和自我怀疑。将来她们有的只是实际问题，而不再是妇女问题。”

到那时，女人会觉得做女人真好，而不再需要牺牲自我，或以扮演“女超人”来掩饰需要。我们这一代正视妇女问题所做的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快乐地成长和处在一个真正两性平等及和谐甜美的新社会里。

（〈毕竟有声胜无声〉页3）

戴小华女性意识的形成也受到了个人经历和时代潮流的影响。在戴小华成长的年代，社会要求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很难做到两者兼顾。许多女性写作者都不是专业作家，即写作没有与她们的工作重叠，写作者身份是她们在女儿、妻子、母亲、工作者之外额外添加的一种身份。这种额外添加的身份会对以上各种既定的社会身份在时间上进行挤压，而写作者身份又具有渗透性和侵略性，它不仅改变一个女性对自己生命时间的分配和使用，还会改变这些时间的质量和密度。当写作者身份和女性身份结合时，就会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更多困境。（袁瑛，2018）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恰是女性主义思潮萌生并蓬勃发展的时期，尽管在其萌芽初期，人们并没有使用“女性主义”这样的字眼，但破除旧时代的陈规陋俗、提倡女性也应从家庭中被解放出来等观念，已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者，戴小华在思想上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时代的洗礼。

此外，身为马来西亚华人女作家，戴小华还面临着更为深重的困境：在碰撞、交流、融合的多元文化环境下，她处在多重边缘的文化处境之中。对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处境，借用美华女作家聂华苓形容自己的话，“作为美国一个少数民族，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我是边缘又边缘又边缘。”（聂华苓，1993）她的这种多重边缘处境，其实也是戴小华等所有华文女作家的共同处境。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马华女作家们虽然已有不少作品在各国、各地区陆续出版，但学界对其研究仍不多见，也极少被当作一个群体来关注，即她们仍处于主流文学以及主流女性文学的边缘。

戴小华与马来西亚其他女性作家一样，遭遇着性别焦虑的痛苦，这种焦虑还“被迫”在另一方面得以体现，那就是无处不在的“美女作家”头衔。美国评论家Elaine Reuben曾讽刺道：“用来评判女性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准是她的身材、她的头发、她说脏话的本事”（Russ，2020），对此戴小华深有感触。一提到“戴小华”这个名字，

尤其是在媒体推介的时候、业界评判的时候或者作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她就被冠以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头——美女作家，好像如果她不是美女，就不能被大众所认知。戴小华在一次采访中回应对她外形的赞誉时冷静而克制地说：“‘星光熠熠’对于明星来说是件好事，但对于一位从事写作的人来说，则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负面的是忽略了作者埋头在寂无声光的艰苦创作过程。”（陈思源，1998）对外表的“赞誉”或许谈不上诋毁作者，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赞誉”就是把注意力分散到了她的艺术创造力和学术价值之外，其实只是贬低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造力，可以说是另外一种贬损。

正是由于在思想上强烈地感受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所遭遇的不公，身为女性群体的一员，戴小华觉醒了女性意识，从自己亲身经历出发，论述了女性作家所遭遇的困境与这一身份所肩负的特殊意义。

二、戴小华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在女性意识的驱使下，戴小华通过出任女性文学协会重要职位、开办女性议题评论专栏、举办妇女问题讲座等方式，表达了她对女性问题的强烈关注。性别原因驱使戴小华在直面女性现实困境的同时，也兼具着探寻新女性身份建构的重任。

步入文坛以来，戴小华不遗余力地投身到世界华人作家，特别是华人女作家的文学、文化活动中。1987年9月，以交换写作经验，联络感情，促进文学交流与发展为主要目的，美国华文女作家陈若曦和於梨华等发起会议筹备，邀请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各国华文女作家参加。经过一年多的联络和筹组，响应的女作家有八十多位，海外华文女作家联谊会得以成立，首任正副会长为陈若曦、於梨华，大会决定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1991年第二届双年会上，按照章程规定，於梨华自动升任会长，戴小华被选为副会长。“‘海外华文女作家联谊会’今有会员百多人，网罗了中国大陆和港台之外，十多个国家的知名作家。如美国的聂华苓、瑞士的赵淑侠和德国的龙应台等。戴小华当选副会长，不但是她个人的光荣，也是马来西亚文坛的骄傲。”（陈若曦，1991）1993年，戴小华升任会长，成为马来西亚首位担任国际文坛的领导人。她接办的第三届双年会议题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前途”，会中还做出了将“海外华文女作家联谊会”更名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这一决议。至2023年，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已举办十七届双年会，为女性的写作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并不断完善着女性文学的理论建构，成为当代华文文坛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些成就和荣誉，跟以戴小华为代表的历任会长及会员们的努力与贡献是分不开的。

由于自己身为女性，思想中又具有比较强烈的女性意识，戴小华不断参与到对女性话题的讨论以及当代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中。她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及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许多报刊、杂志上设有专栏，其中的文章普遍关注女性命运，或以个人经历为基础，或取材于自己耳目所及的人和事，以独特的视角表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女性的内心挣扎与焦虑、女性的精神或生存困境，既体现出戴小华对女性问题的鲜明观点、立场与主张，也传达了作家日渐清醒的女性意识。她的文章把笔触

深入广阔的现实，使女性书写摆脱了以往狭窄而琐细的情感体验，从而将女性意识引入社会生活，带来女性意识的社会化突破，又进一步为女性意识的深化开拓出更广阔的路径。以这些专栏文章为基础集结出版的《毕竟有声胜无声》（1990）、《有想法的女人最有魅力》（1997）、《戴小华眼》（1999）、《谁说我不在乎》（1999）等书籍，不仅昭示了戴小华对女性问题的思考逐渐走向成熟和深广的轨迹，同时也表明作家实际参与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类书写对改变当代女性、特别是女性作家的社会处境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写作之余，戴小华还积极参与女性专题演讲、受邀举办女性问题讲座，内容涉及家庭、社会、职场、校园等多个领域，对困扰着当代妇女的许多症结作出了一针见血的剖析。如1996年在霹雳华裔妇女联谊会主办的专题讲座上，戴小华谈到了妇女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她发现虽然漫长的封建社会已经过去，但是“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却无法突变式的完全清除，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支配着一些人的行动，并反映在一些制度和规范中。大多数的妇女从事的仍然是一些不需要专长、不受人重视和报酬低的工作，大量统计资料也证明，全世界妇女的工作参与度高，工作量大，但收入低，财产占有比例低，薪资水平低，平均休息时长低。这些现象说明参加工作并不能令妇女的地位提高，即妇女如果没有权力领域中的地位，本来应该解决的妇女问题也会变成棘手的事情，而且就算已经得到的经济成果和社会地位也不能得到保障与巩固。所以他认为妇女参与政治才是解决妇女问题的重要途径，而种种不利妇女的法令，仍需靠女性同胞继续运用政治参与的力量去解决。

戴小华对妇女问题的深入思考，还体现在其态度的客观与理智上。她认为女性问题除了归咎于社会制度、传统观念等外部因素，妇女不能只看到别人的过失而忘记自己的错处。戴小华强调要提高、提升妇女社会地位，既要扫除传统观念的偏见，也要妇女本身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提高自身的素质和适应能力，以演好家庭、社会的多重角色。她认为男女两性在事业成就上的差距，固然由于教育内容、社会制度、传统规范及歧视偏见等诸多原因所造成，但女性自身亦有责任，因为她们仍欠缺“企业精神”。面对物质享受的诱惑，妇女不应贪慕虚荣，将自己引入被犯罪者侵害的深渊。她反对极端女权，倡议在批评选美这类活动“劳民伤财”、物化女性的同时，也应做到客观分析、理性检讨，“而不是像一些高呼：放下锅铲、除掉胸罩大喊解放，完全变了质过了份的女权激进分子的所作所为。反而被人讥为是一群发了狂的‘母老虎’。只为伤人而不会助人。”（戴小华1990：65）她以心理学家的研究资料和自身的调查情况为依据，分析出女性如能适度的“居安思危”，必有助于自己在任何时候“开始”与“再生”，赢得事业和人生的成功。

戴小华始终保持冷静谨慎的态度，对女性问题加以持续关注和理性辨析。她的女性主题文学作品和她从事的此类文学活动，既反映出她受女性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又体现了她自己对女性问题的不断反思，为当代女性身份建构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引，也为实现自身女性身份的认同奠定了基础。

三、戴小华作品中的性别书写

戴小华从性别、族群、文化等方面入手，思考在全球化时代、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女性的文化身份认同。她认为，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是女性冲破男权压制和重构性别秩序的关键，而性别书写是女性作家展现女性意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独特方式，强调自立自强是实现女性身份认同的必由之路。

1990年4月，戴小华发表女性文化评论集《毕竟有声胜无声》，这部作品集从政治、事业、婚姻、家庭、观念、尤其是两性关系等层面入手，探讨了当代女性在男权社会面临的各种困境，并以作者对这些现象的观察与研究为基础，给出了现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如在《女性是最好的管理者？》一文中，戴小华发现妇女在对家庭、丈夫及孩子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常常被人称作是“妻管严”，针对如何才能避免这一问题，戴小华给出的建议是借鉴公司管理制度，不可太严厉也不可太放任，以信任及爱护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女性与事业》探讨了在职场上男性高层主管易犯失信罪，因此有人担心如由女性担任高职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戴小华则认为造成失信主要是由于人性的弱点而非性别之分，并强调女性除了重视工作表现之外也要塑造良好的品德。面对当今社会仍然重男轻女的思想，戴小华在《女性的开始与再生》中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她发现这种落后是由过去的传统观念造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观念已经渐渐改变。《谁来关心儿童的权利》《开拓妇女新天地》《“太空”家庭与小留学生的的问题》立足于虐待儿童、未成年少女失踪或卖淫、童工现象、儿童玩具与食品安全、小留学生等儿童抚养及教育问题，指出照顾培育子女不单是女人的责任，也是父母双方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职业妇女最关心的是什么》从性别歧视、托婴设备、工作伦理三个方面倡导改善女性的就业与工作环境，更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另外，《M型女性》《职业女性为什么成功？》等篇章关注事业成功与否对建构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是对女性参与事业时面临的性别歧视、同工不同酬等困难与解决途径的思考。《制度化的二次强暴》《妇女组织能发挥什么力量？》从制度层面探讨现行法律在维护妇女权益过程中的落后、缺失之处，鼓励妇女通过自身努力推动法律和制度的更新。《妇女“性”运输》《色情行业与妇女人权》聚焦专门针对妇女的性犯罪，指出这些犯罪不仅是道德低落的问题，更是男权社会对妇女人权的漠视。《婚姻中的女人不快乐》《婚姻暴力知多少？》讨论婚姻中存在的两性关系问题，试图从婚姻制度和法律角度寻找解决的办法。《妇女在消费者运动中的角色》《妇女政治参与的难局》则从社会角度讨论提高女性地位的方式。《女性多重角色的矛盾》一文通过综合审视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妇女的就业情况，证明了女性多重角色的矛盾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妇女问题的核心。戴小华将这些文章称为“另一种声音”，“固然仍有人，不习惯嗅到这股新的历史气息，不喜欢听到多一种声音的嘈杂，因为他们已经听惯了自己的声音。然而历史老人却说：还是嘈杂一些好。一个无声的时代，不会是一个好的时代。”（戴小华1990：3）

戴小华的代表长篇小说《火浴》，探讨的仍是两性关系中的问题。该书因真挚而细腻的情感描述被归类为“新浪漫主义”爱情小说，但作家并不想以廉价的浪漫来取悦

读者，书中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内涵。小说讲述的是两位相貌出众、心地善良的女性——陈美娥与叶佳，先后与同一位男性林道正结识。美娥先与道正结为合法夫妻，叶佳则由“第三者”最终沦为道正的“妾”。她们在情感与婚姻的纠葛之中备受煎熬、饱尝痛苦，而这一切的苦难皆来自于男性的道貌岸然、心性迷乱。在饱受生活和命运的坎坷，肉体 and 心灵屡遭磨难后，两位女性终于清醒、觉悟。美娥擦干眼泪、浴火重生，把个人的情爱投向宗教，潜心礼佛；叶佳则在事业上自立自强，毅然离开了道正。

通过《火浴》，戴小华从女性的视角极力讽刺了不负责任的自私男性。“像他这样的男人，一遇挫折，就到酒里麻醉，而无法理性、坚强地面对。这种行为已不为人所敬重，居然还进一步借酒行凶，那就更加为人不耻。”（戴小华1998：123）“男人既要以‘大’自居，就应该做到实质上的‘大’。譬如：度量大、志向大、爱心大……大男人最起码的条件，是让女人因他的‘大’而受惠，如不能助人、利人、爱人、容人的人，何大之有？”（戴小华1998：128）更为重要的是，戴小华笔下的两位女性虽然身份不同，但遭遇却是一样的——即无论什么阶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受到爱情、婚姻中的伤害和摧残。将宗教当作寄托也许是一种逃避，但克服对丈夫的依赖而自立自强，则是戴小华为女性谋划的出路。《火浴》强调了女性人物自我认同的重要意义，有力批判了自古以来男性对于女性身份认同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她告诉读者，女性的自我价值应该由女性自身来坚持和确认，而不必惧怕男性主导的文化压力。

另一方面，故事中的几位女性或出于混乱的情感关系而对立，但戴小华并不着力于她们彼此之间的嫉妒、怨恨、猜疑等负面情感，而是让她们互帮互助，彼此成就各自全新的人生。小说中的美娥与叶佳本是情敌关系，但在叶佳因道正的不负责任而被迫堕胎，手术不当差点丧命时，美娥放下对叶佳“夺夫”的怨恨，在急救中替她签字担保，交费入院，住院过程中不仅照顾、关怀叶佳的身体，还安慰、鼓励她振作起来从头来过。叶佳的好友孙宜，曾因叶佳自甘堕落而几乎与她绝交，但在叶佳数次被道正伤害，对人生、未来迷茫无措时挺身而出，将她拉出泥沼。她帮助叶佳创业，摆脱对丈夫的依赖而独立，两人互相扶持，最终事业有成。因为孙宜的支持与鼓励，叶佳才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火浴》摒弃了一般言情小说中女性之间彼此竞争以求得男性青睐的狭隘思想，展现出了“女性共情女性、女性帮助女性”的美好特质。

结语

如今，戴小华不仅早已成为马来西亚女性文坛的代表人物，更是当代享誉世界华文文坛的马华作家。从意识到自身遭遇到的女性身份困境从而觉醒女性意识，戴小华主动将目光投注到全体女性身上，通过出任女性文学协会重要职位、开办女性议题评论专栏、举办妇女问题讲座等方式直面当代女性困境，积极探寻新女性身份的建构。以其对两性关系的独到见解，她在性别书写中充分传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即自立自强才是实现女性身份认同的唯一途径，为当代女性冲破男权压制、重构性别秩序指明了方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陈若曦，〈马华女作家任重道远〉，《星洲日报》，1991年11月6日。
- 陈思源，1998，〈能生根的地方就是家——戴小华专访〉，戴小华著《闯进灵异世界——戴小华散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页298-306。
- 戴小华，1990，《毕竟有声胜无声》，吉隆坡：十方出版社，页3、65。
- 戴小华，1993，《戴小华散文集》，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页110。
- 戴小华，1996，〈毕竟有声胜无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第1期，页20。
- 戴小华，1998，《火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页123、128。
- （美）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2020，《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章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174。
- 聂华苓，〈浪子归宗〉，《星洲日报》，1993年11月14日。
- 王毓卓，2016，〈家庭成长经历对作者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张爱玲《小团圆》为例〉，《文学教育》，第24期，页40-41。
- 袁瑛，〈女性作为写作者的三种困难〉，《文艺报》，2018年3月7日。